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蟬史 蟬史序

蓋聞人為裸族之一蟲，苟蠕蠕焉，無所建白於世，幾乎不與毛者介者並囿於混沌之天矣。其或不安於蠢類，抱殘守缺，以求親媚於古人。及叩以文謨武烈之旨，輒睨目橋舌，詭為不經，曾不若蠹魚之獲飽墨香古澤，又安望啟沃群倫，主持風雅哉！我用是深有感於人之為蟲，而蟲之所以為人矣。太上之詣，在究激於五賊三盜，通達元化，貫串古今。抽其餘緒，一顰一笑，足以震驚聾聵。非若掇拾唾餘，攘襲糟粕，擾莽緒之多端，侈蜚丸為善轉，而猶詡詡自鳴得意也！雖然，厭故喜新，輿情比比。舉凡鴻文巨制，洵足解脫蟲頑，拔登覺路。獨奈何見即生倦，反不若稗官野乘，投其所好，尚堪觸目警心耳。矧驅牛鬼蛇神於實錄中，用彰龜鑑，化蟲為蟬，恣其游泳，水即涿蹄，未始非世道人心之一助，此磊砢山人《蟬史》之所由作也。

夫翹首言天，顯告以三垣列宿之升恒，日月五星之躔次，□祥所兆，切係乎人，而習焉不察者，鮮不以迂誕笑之。試為浮西域，跋大狼，指赤道南偏，附極諸辰，而數之曰，此朱鳥所屬之飛魚、海石、南船、海山、十字、蜜蜂、小門、馬腹、馬尾九星也；此蒼龍所居之異鳥、三角、孔雀三星；以及玄武之波斯、鶴、鳥喙、蛇尾四星；白虎之水委、蛇首、蛇腹、附白、夾白、金魚六星也。靡不瞠目聳耳，游神象外，而抑知同麗樞衡，豈遂別開儀界哉。於是歎《蟬史》之作，其苦心殆有類乎舉極云爾。山人曰：「然。」是為敘。

時龍集上章涿灘餘月既望，小停道人書於聽塵處。

又序

夫思不入於幻者，不足以窮物之變。說不極於誕者，不足以聳人之聞。然而天地大矣，九州之外復有九州，吾安知幻者之果幻也。古今遠矣，開闢以前已有開闢，吾安知誕者之果誕也。

授奇經於軒後，玄女知兵；兩甲仗於宮中，修羅善戰。怒則觸天柱之山，遁則入藕絲之孔。而封□必戮，□窳終誅，疏屬峰頭，貳負之屍長枯；肩髀塚裡，蚩尤之骨徒埋。凡厥流傳，半由譎詭。至若猿能說劍，鷹可為旗，有限槐柯，列作蟻王之郡；無多蝸角，頻興蠻氏之軍。語雖涉於荒唐，事並彰於記載。則《齊諧》志怪、文士寓言，由來尚矣。

《蟬史》一書，磊砢山房主人所撰也。主人少矜吐鳳之才，長擅鸞龍之藻，字傳蝌蚪，奇古能摹；雅注蟲魚，纖微必錄。百家備採，勤如釀蜜之蜂；一線能穿，巧似貫珠之蟻。生來結習，長耽鄴架之書；詭道前身，本是羽陵之蠹。鑽研既久，穿穴彌工。筆墨通靈，似食慣神仙之字；心思結撰，遂衍成稗史之編。爾乃怪怪奇奇，形形色色，空中得象，紙上談兵，其將帥則一韓一范之流也；其兵機則九天九地之神也；其凶妖則蠶蠱貓鬼之餘也；其丑類則鐵額銅頭之屬也；其雄武則鞭石成橋、鑄銅作柱，未之先也；其詭異則杯酒□雨，斷粥召神，不足喻也。

至於天號有情，佛名歡喜。夢來神女，蕩心楚子之宮；攝去阿難，毀體登伽之席。則又訪容成之術，未盡揣摩；開素女之圖，無其描繪者矣。作者現桃源於筆下，別有一天；讀者入波斯之市中，都迷兩目。自我作古，引人人勝。不洵可以饜好奇之心，而供多聞之助乎哉！客曰：「主人之書善矣，將有所聞於古耶？抑無耶？」余曰：「昔媧石補天，五色孰窺其跡？羿弓射日，九鳥竟墜何方？大抵傳聞，不無附會。蓋有可為無，無可為有者，人心之幻也。有不盡有，無不盡無者，文辭之誕也。幻設不測，事孰察其端倪；誕故不窮，言孰究其涯際。蜃樓海市，景現須臾；牛鬼蛇神，情糸萬變。詎可據史』之實錄，例野乘之紀聞乎？且子獨不見夫蟬乎？墜粉殘編之內者，蛎魚也；含靈積卷之中者，脈望也。常則覓生活於故紙，變則化臭腐為神奇。子安得執其常以疑其變乎哉！」客唯唯退。餘遂書之，以為序。

杜陵男子拜撰